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已長二十六首

說二十四首一附

天說柳宗元

朝日說

惜說

師說韓愈

儉不至說來鵠

米樂說不詳

訂司樂氏附

捕蛇說柳宗元

貓虎說來鵠

說鵠柳宗元

說天雞羅隱

田說羅衮

竄利說李甘

原晉亂說楊夔

吳相客說袁皓

雜說五首陸龜蒙雜說四首韓愈

評二

祀黃熊評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張或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



倦辱餓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蔬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散敗逆瘳底爲癰瘍疥贅癰痔亦蟲生之木朽而竭中草腐而蟬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尤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棄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現游師爲山瀆溝洫陂池嵯卡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天人之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予以吾言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

信辯且美矣五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祿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亢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太果祿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祿癰痔草木邪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

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薨其椁張老夕智襄子爲室
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
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
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
于世可乎余從之

禘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
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
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
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旱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
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
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
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
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成乎此者也其言大矣或曰若

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疠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
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疠疫乎豈人
爲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
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
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
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
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
者独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
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
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
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难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伋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欤聖人無常師耒弘師襄老聃刺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知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謁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遽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遽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廩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侍奢服晏子爲齊相豚肩不捭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廩馬于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之水取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
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磬及庭前懸
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瞋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比言聞元
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
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
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李川問曰向旣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
爲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爲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
耳不得異聞則以爲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能
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
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
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情瀛滉溶
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爲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捕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

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腕癭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鑿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六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

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來鵠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慼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胡化切之猶畏其來況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豕迎虎皆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鵠

柳宗元

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

久之甚勢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
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殿焉者縱之延
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口也不東逐
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
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鰲外而知饌食決裂之
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擇之以有報也是
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
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
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
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鵲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
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鵲其立趯然其動翬然其視的然
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
得也孰若鵲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

餓

說天雞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衮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爲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爲之所爲也吾爲人之所爲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害於利也且謂螻蛄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

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邪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怙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饑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俛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竄而非邪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

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下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汗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絜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初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屏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壤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爲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爲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田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嘻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

而況吳以干戈而得邪相君論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云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壻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邵弃爲稷官蒸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選如病釋琪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無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